

作品卷

3

张俊彪 文集

第
叁
册

张俊彪
著

作品
卷

3

张俊彪文集

第 叁 册

中華書局

幻化第二部

日环食

目 录

第四卷 心灵彼此越离越远

第一章	3
第二章	9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5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2
第九章	60
第十章	68
第十一章	74
第十二章	79
第十三章	85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99
第十六章	108

第十七章	114
第十八章	122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7
第二十一章	143
第二十二章	148
第二十三章	155
第二十四章	162
第二十五章	168
第二十六章	173
第二十七章	181

第五卷 如果人生发现混乱和分裂

第一章	189
第二章	195
第三章	204
第四章	210
第五章	218
第六章	223
第七章	233
第八章	242
第九章	248
第十章	254
第十一章	259
第十二章	270
第十三章	275
第十四章	284
第十五章	293
第十六章	304

第十七章	312
第十八章	316
第十九章	323
第二十章	329
第二十一章	339

第六卷 人世城堡的内核

第一章	347
第二章	353
第三章	362
第四章	371
第五章	377
第六章	383
第七章	394
第八章	405
第九章	411
第十章	420
第十一章	429
第十二章	433
第十三章	442
第十四章	450
第十五章	454
第十六章	460
第十七章	470
第十八章	483
第十九章	489
第二十章	501
第二十一章	512

第四卷 心灵彼此越离越远

第一章

烟尘和黄河水面上的湿雾混合融会为一体，尽情尽意地缠裹着已经复苏了的滨河市。北岸的黄土山脉起伏延绵，晨风沿着狭长的川道吹过来，浓雾像海面上涌动的波涛，渐渐地分离得层次清晰。黄河沿岸陡峭的山坡上，一年一度栽植起来的树木，在淡化的雾中影影绰绰地晃动着，仿佛黛色的云朵，暗藏着一种飘逸神秘的沧桑感。南岸的峰岭依然隐伏在苍苍茫茫的浓雾里，像灰白色水底的岩石，愈来愈增添了雾的凝重，山的厚实。

东南方向，雾后的山影与云影层层叠叠地纠葛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横空浮动的黛色飘带，绕缚着秋日初升的太阳。

风势渐渐加强着，蹂躏着黄河的浪波逆向而来。水流荡起的气旋，加速了东风的冲力，雾幔成团成块地被风吹搅着，切割着，分化着，纷纷乱乱地挤向两侧的山线。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这片神奇悠久的大地，将自然景色分割得截然不同，使得北岸的山岭光秃秃寸草不生，而南岸的山脉却春绿秋黄，即便到了严寒的冬月，也会穿戴着一层由枯草和黄叶连缀的地衣。

天地之间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孕育成熟了自然界的一切新奇造化。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初秋的一天。还在半年前，科学界就郑重告诉人们一条新闻：这一天的午时将会在中国黄土高原地区肉眼观察到日环食的全过程。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担心天狗吞食日头会给尘世间招惹上不尽的厄运与灾祸。但是，人们无法躲避，只得怯怯地等待，而后再默默地承受宇宙或自然赋予人类的一切。

文明能够缔造整个人类广泛享用的大善，也可以铸就足以毁坏整个人类的大恶。从物质界到精神界，概不例外。

科学就是一种文明。

霍士斌坐在黑色的奔驰牌豪华型轿车里，闭着双目，任车驶出省委大院，飞越穿插在市区严密警戒的街道上。他准备登上南山公园，观测这次日环食。

他已经于八年前平反昭雪，接替何人杰，再次出任这个省的第一书记。在他复出后的第二年，北京发出电文，中共中央决定各省各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再设置第一书记职位，一律改为书记。第一书记与书记的职位与职权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对官场上的为官者而言，头衔与称谓，毕竟迥然不同。当时，他心里怨气冲天，只是嘴上没说而已。就是今天，他一想到这种改变，心里依然不是滋味，总感到噎着一口气。

雾，黏糊糊湿漉漉地贴在灰黑色的沥青路面上，似乎毫无隐退或升空的意愿。

天空有红光。

雾被切割分离成碎石状。

警车在前开道。尖厉的警笛响彻云雾山川，震颤着滨河市的楼厦、树木、街灯以及具有感觉和知觉的一切。红光与蓝光破云穿雾，旋转着，交错着，变幻着，红了云雾，蓝了街景。

霍士斌舒适地躺在真皮车座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部位，仍然微闭着双目，样子恬静而安闲，只是厚重的下唇被露出的两只尖利略呈黑黄色的虎齿刺压出两个紫色的凹痕，与整个面部表情难以统合。于是，果决、固执、生硬、刚毅、坚定，类似的个性特征便刻凿在这张饱经人世风霜的方型面孔上。

说不清他是在养神，还是在思索。

这辆全省仅有的豪华型奔驰车，还是何人杰垮台前新买的，他还没敢乘坐，就被政治与时代的风云掩卷而去。

战争年代，霍士斌最心爱的是好马。

和平时期，霍士斌最得意的是靓车。

后面，是一辆皇冠牌银灰色小轿车，坐着他的随从人员。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坐在后面，红润的脸上，一对闪光的眼睛机警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他叫丁力主，参与过霍士斌案件的复查甄别。在霍士斌时代，他平步青云，志得意满，也十分尽心尽力。

沿途有公安厅的流动巡警，交叉街口增加了交通警察。不知情的人们都会认为，北京又下来大人物在视察民情了。

霍士斌打从走出农村参加革命的那一时刻起，就喜欢这种威仪。自古以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和政府必须具有一种神圣的威严，否则，政不通，令难行，一切都不成。在这个省境内，他就是党和政府的真实化身。

丁力主总能站在霍士斌内心的风光线上，时刻都观测出他心灵的变化，再按照他的喜怒哀乐，部署策划他生活中的一切，令他满意。

霍士斌越来越觉得丁力主如同他行走时的一根手杖，随身携带未必有用，但离开片刻，就觉得心里空兮兮的不踏实。

丁力主刚过不惑之年，他也意识到自己几乎成了霍士斌的生活助手，精神支柱之一。他曾对人说过，对他来说，做好霍士斌的工作，就是对党尽了职，对民尽了责。这话传到霍士斌耳朵里，他会意地一笑，心里暗想，如今很少见到像丁力主这么善解人意的部属了，不论办什么事，都让人放心。

他的目光，从眼缝里沁出来，透过稀疏的睫毛，瞟着车窗外面的警戒阵势，心里乐陶陶的。他往往是从这些现象感觉到自己在这块疆土上的分量，从而也明白了自身的人生价值。

如果这块土地是一个国家呢？那么，他的价值，他的天命，他的神职……其实，这片辽阔广袤的黄土地，在世界版图上，比许多国家大得多呢！

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生灵，就是他在治理，由他主宰。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身躯极大限度地松弛下来，收回目光，闭严眼睑，静下神来，仔细地体味着那种曾经一次次浮现过的欢慰与高傲。

车队离开市区，驶上一条新修的沥青山道，开始登山。这几年，南山之巅，新修了一座山顶公园，并架了钢缆索道，供游人登山观赏宏伟浩大的市景，还有黄河的深远源流。

霍士斌对自己时不时地浮荡出来的心理状态，既不感到突兀，更不觉得离奇，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

脚下的这片土地，这座城市，眼前的这座山脉，乃至头顶的这片蓝天，都是他带兵一枪一炮打下来的，是他指挥人马一尺一寸用脚步丈量过的，用血汗洗礼过的，用生命换来的。江山，土地，城池；政权，荣誉，和平；一切的一切，有哪一样是容易到手的？没有。霍士斌在这块江河大地上最有资格讲出这两个字了。他是骑马挎枪打了天下的人。

时光流逝，过去那些与他可齐肩比功的文臣武将，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更替中，在数十年的沧桑巨变中，落花似的谢去了，仿佛晨光照亮的天空一样，留下的星斗屈指可数。京都虽有不少人身居高权要位，但越来越多的新权贵们却无法跟他比资历，比功绩，比根须。他在心底里，什么都是清清亮亮的。

他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已经将自己繁密的根须深深地栽植在这块深厚的黄土层中，只要他轻易不挪动基位，他就不会轻易倒下去。

他的情感，他的悲喜，他的功过，他的得失，乃至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这块黄土地里了。

记得穆罕默德说过，人生在什么地方，必定死在什么地方。

霍士斌不懂得穆罕默德。他只是愈来愈清晰地感悟到，自己深深地爱着这片神圣的土地。他乐意死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在这片金黄色的泥土里。

过了山脚处的弯道，登上半山腰，一条嵌在墨绿色山岭坡地里的黑色大道，由西向东飘然而上，直逼山峰的高处。

太阳影影绰绰地隐身在朝霞与雾海的深处，光焰烧红了大片天际，云雾蒸腾着向九霄提升幻化，变成大片大片的红色火云，飘飘荡荡在高深碧蓝的天宇，像仙女撒下的天花，壮丽辉煌。

城市已经脱开了白色与红色的雾阵，黄河如流动的水银，光耀着雾层下尚处于幽暗中的两壁城池。

北山上的雾呈白色，游离流质状，越来越稀薄，山脉的状貌渐渐裸露在天目之下了。

南山一线处于阴暗里，雾仿佛从黛青色的山体里往外蒸发着，绵延不尽。车队在上红下黑的雾中奔驰，车窗上的雾呈丝状，轻柔地飘逸着，像是无数的生命载体在自由自在地运动进化过程中，美妙奇异。

南山公园是在山巅修筑的一座花草簇拥中的楼台亭阁式仿古公园。峰顶由人工辟出一块数亩见方的平地，树木青翠，秋花盛开，香气袭人。平台的

当中筑起一座三层楼阁，像嘉峪关古城楼，又像天安门城楼，或者什么都不像，仅是构筑者想象中的一种模式。从这座名曰登天楼的高处，凭栏俯视山道，直达城市的边沿，楼台景观是沿山道建筑而成，仿佛成串的宝物。山脚下的第一个牌楼式的建筑，名曰南天门。

车队停在山巅的红雾中。沿着松柏幽径，任凭山风中各色花卉拂着衣角，霍士斌像当年登台阅兵似的跨着大步，登上彩色楼阁。丁力主和随从人员远远地跟在后面，低声私语，而后分列在霍士斌的两侧，肃立无声。

霍士斌平常走到有台阶的地方，总要人搀扶着走。今天他的心境不同往常，丁力主拦住了想赶过去搀扶他登楼的秘书武新德，意思是不用管他。

霍士斌在心境极好的状态下，会焕发出一种少见的青春生机，面颊红润，精神极佳，甩手走路，大声讲话，兴致高涨得就像青年人。这种时刻，你如果好心去搀扶他，会被他甩过来的臂膀挥开。他会大感败兴的。

一口气登上数十米高的楼阁，霍士斌毕竟已过古稀之年，双腿不听使唤地抖动着，呼吸一下比一下深重。他有一种逞强不服老的倔强劲儿，越是人多的场合，他越觉得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力量。

他双手紧握住木栏杆的扶手，一边放目远眺，一边调整呼吸，尽力让体内恢复平衡。

山峰的四面，隐没在白色的雾海中，仿佛这登天楼飘在白云里，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太阳升上碧蓝的天空，光线呈放射状散开来，在天空与雾海间闪烁，变幻迷离。透明无尘的风吹荡着云朵状的雾团，碰撞在阳光架起的五彩琴弦上，在静谧的天宇间弹奏出奇妙绝美的音韵。

在这难以听到的天籁的启迪幻化中，人们仿佛突然心静如水，忘记了身在何处，今夕是何年，甚至连呼吸都模糊得失去感觉了。

这种身心融会统合的境况，霍士斌以及他的随从们，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人们似乎超凡脱俗了，忘记了往日的喧嚣，往日的焦躁，往日的争夺厮斗，进入了另一种天地。

在这种天宇清静宏阔的超越世界一般美妙的尊严中，人似乎渺小无比，但却带有一种与天地自然的巨大外力契合的使命。

霍士斌明白，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像霍士斌这样身居高位的人，

并不一定就能发现真理。譬如国家，民族，还有个体的人，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都具有各自的意识与理念。爱与尊严，宽容与严肃，彼此紧密结合；深沉的黑暗与辉耀的光明，悲惨与幸福彼此互相提升，并在这一切之中产生剧烈的紧张与绵延不绝的变动，它把真实的历史提供给人类的灵魂，真实的历史是一切实有的中心。

从天籁的音韵中，可以破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告诫人们的一节至理名言。可惜，霍士斌和他的随从们听不到这样的话语；即便听到了，他们也不懂得其中蕴涵着的深刻意义。

人在艰难困苦逆境中，思想的火光往往时刻照耀着前进的远景，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还有战胜险阻的勇气和毅力。但人一旦进入荣华富贵的所谓顺境时，思想的羽翼渐渐也就秃裸了，退化了。霍士斌自从重新上台以来，再也没有读书的渴望了，也没有思考的激情了。他虽然喜欢在别人面前带着一种谦逊的神色，语气里却充满着一种无法掩饰的狂热和骄矜。他有一种主宰者的傲慢，私下里训人骂人，动辄雷霆大怒。也许，人性就是这样随着时空和环境变来变去的。

霍士斌的意识渐渐转还回来了。他心头响起了一种苍凉的声调，以至于他浑身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

今日午时日环食。

第二章

八方的风，四面的雾，仿佛以登天楼为核心，渐渐地涌聚而来，溢漫着淹没了登天楼那古城垛似的基座。

上面是亮丽的明晃晃的天宇，下面是蒸腾涌动的浪白色的雾际，登天楼底部隐埋在如云如海的白色里，顶部飘浮在光线编织的天网里。

太阳由初升时的血红色，变幻得像一面悬在东面半空中的古式铜镜，散出线状的白晃晃的光。风似乎无声，但感觉得到它的力度在时时增强。无数光线扯起的琴弦，被涨满冲击力的风，任意但有规则地拂弄着，奏出天琴的旋律。

站在登天楼上，只要你进入一种忘我无畏的状态，神魂便会飘然而起，悠荡在肉体之上，就能用心灵的听觉，体悟风声、光音、雾韵，默默地静读天体间大自然造化的雄浑凝重的交响乐。

霍士斌虽有武功政绩，算得上一个聪明的成功者，如今，在黄河中上游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在皋兰山脉最高峰的尖顶上，惟有他才能心安理得地站在这座登天楼的最高处，享受人生的尊荣，但是，他不懂音乐，只读过几年古书，也就不可能听见那来自空中的乐曲。

今天日环食。在中国西部的疆土上，更多的人们，随便站在什么地方，凭借自己一双肉眼，就可以观察日环食的全过程。这在古往今来都是很少的机会。

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像甘甜的乳汁一样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黄河儿女，涌出过数不清的圣贤、帝王、将相和英杰。但是，人们的信仰是多元的，有史记载的万年积淀的文明底蕴与历朝历代涌现的新生活，并未使人们的精神整合为一。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轩辕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易经》……都产生于这块土壤里；道教文化的发源地崆峒山就坐落在陇山的东侧，传说广成子修炼成仙于此山；佛教文化最先传入中国的敦煌，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部边沿；史载释迦牟尼生于尼泊尔，成佛于印度，但他成佛后立即遭受印度的全面排斥与禁止传教活动，他的弟子在中国西部这片黄土黄沙中才得以立足生根，而释迦牟尼就涅槃在这块黄土地里；伊斯兰文化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先后两次派信徒护送中国使臣回归这块黄土地，而后再留下来传教，于是就有了这块土地上的穆斯林；还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交龙寺，也是在秦岭西北山麓、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处荒毁而复修。从出土文物与发现的文化遗址来考证，这块土地上已经有过十万年之久的文明与文化的辉煌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与精神，依然处于一种宗教信仰、崇神拜鬼和科学革新的矛盾纠葛状态中，尚未闪耀出任何超越的光亮。

在农村，人们已经怀着一种极大的惊悸，谈论这次日环食。各种各样的传言，就像雨雾后森林里冒出的彩色蘑菇，花哨而有毒。

北京的天文学家，带着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早已进驻这里的各类天文观测站，带着一种渴求与焦躁，等待着这次日环食。

霍士斌登南山观察日环食，只是一种童心的苏醒，满足一种好奇心。

登天楼里，架设了一架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价值连城。

他终于恢复了体力，双腿不再发颤了。他揉搓着发麻的双手，挪动着双脚，活动了一阵腿脚。他穿着一双朱红色纯棉袜子，白底黑帮手工做出来的圆口布鞋，适合走路。

他看了一眼丁力主和武新德，被他们那种痴呆的样子惹得暗中好笑。大自然的神力，竟然能在瞬间改变人的一切，既能将人打下毁灭的地狱，也能将人的魂灵提升到净化的至高境界。

丁力主这个人，刚走出学校门就被选拔到省委大院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由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变成而今这样一位成熟持重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以说，

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虽官不算很高，权却不小，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省委和省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见了他也格外客气。

他并不漂亮，看样子还有点儿憨兮兮的，脸上肉乎乎的，肥鼻，厚唇，阔耳，但内心里却绝顶聪明机警，像农田里熟透了的西瓜，头上弹一下，声音立即从脚底颤出来。外厚内秀，是他的特征。

刚解放不久，霍士斌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丁力主步入省委，涉足政坛。他认识霍士斌，做梦都企冀着能与霍士斌有一两次接触的机会，哪怕十分短暂。大人物的一句话，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决定一个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处于权力高座上的人，有时候用眼一瞥可以把人贬低，但也同样可以无限量地把人抬高。他内心里热切地祈求着上天能赐福于他，给他一次认识并抓住权柄的机遇。但是，霍士斌直到下台，也不认识他。而在霍士斌被关进牛棚挨斗，或是下乡接受劳动改造的十多年里，他则不止一次地暗暗庆幸：上帝保佑，总算没有扯进霍士斌的纠葛里。

黎可夫接替霍士斌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时，丁力主由一般普通的办事人员调入省委组织部，而且是干部处的主办干事。这时候，他年仅而立之时，手里已有重权在握了。他试图寻找机会接触黎可夫，黎可夫却很快就自动辞职不干了。

接下来就是何人杰操纵这个省生杀予夺大权的十多年。丁力主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只是有那么几次列席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干部方面的重大问题。何人杰对他印象不深，只在见面时会觉得眼熟，仅此而已。不过，何人杰的夫人梅静亚，当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断不了有什么人事问题找他，而他都十分帮忙，办得又很漂亮。时日一长，梅静亚倒有点儿赏识他。幸亏他长得不起眼，在漂亮女人的眼里留不下任何印象，才没陷进梅静亚的泥沼里头去。

霍士斌的案件复查过程中，中央派马从戎和苏千里两个得力干部下到滨河市，成立专案组，历时数月，终于有了结论。丁力主参与了这一过程，心里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变动：霍士斌有可能平反复出。

后来的一切，都证实了他的判断。他及时刹住了驰往梅静亚的命运之舟，渐渐掉头转向，停靠在霍士斌近旁的港湾里。

何人杰的政治舰艇沉没之后，霍士斌重又走进了省委大院，扬起了改革